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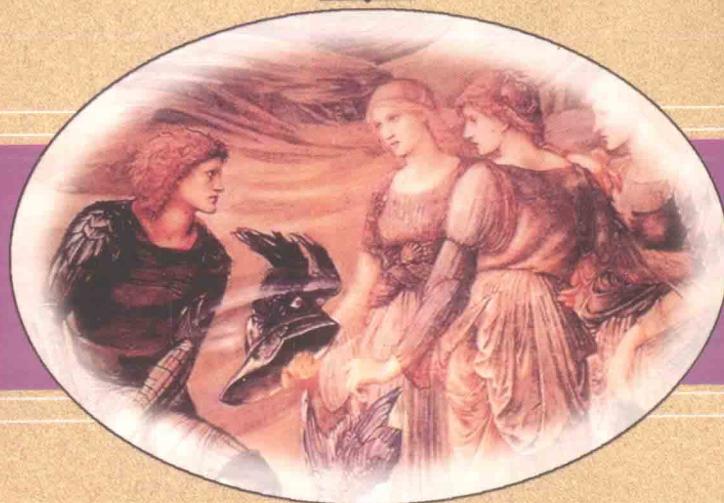
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

YUANFANGCHUBANSHE

H.C. ANDERSEN: EVENTYR OG HISF OPIER

SHIJIEMINGZHU

世界
名著



安徒生童话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

MINGZHUXILIECONGSHU
JINGPINSHOUCANG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文史出版社

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 SHIJIEMINGZHU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安徒生童话

王建 主编 冀湘 译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陈佩雄

封面设计:晓川

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安徒生童话

王建 主编 冀湘 译

出 版: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90 字数:350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 - 1000

书 号:ISBN 7 - 80702 - 294 - 9

定 价:730.00 元(全 20 册) 本册定价:35.00 元

目 录

金黄色的宝贝	(1)
柳树下的梦	(9)
沙丘的故事	(23)
跳蚤和教授	(53)
完全是真的	(57)
幸运的贝儿	(60)
聪明人的宝石	(130)
接骨木树妈妈	(144)
谁是最幸运的	(152)
香肠栓熬的汤	(156)
小鬼和小商人	(168)
红 鞋	(172)
梦 神	(177)
影 子	(187)
猪 倌	(197)
钟 声	(202)
丑小鸭	(206)
打火匣	(214)
老路灯	(220)
跳高者	(226)
野天鹅	(228)
衬衫领子	(244)
海的女儿	(247)
葡萄的遭遇	(268)



拇指姑娘	(272)
一点成绩	(283)
一枚银毫	(290)
安妮·莉斯贝	(294)
恶毒的王子	(303)
皇帝的新装	(305)
旅 伴	(309)
雪 人	(326)
癞蛤蟆	(331)
第一个故事	(338)
笨汉汉斯	(368)
豌豆上的公主	(372)
蜗牛和玫瑰树	(374)
孩子们的闲话	(377)
她是一个废物	(379)
卖火柴的小女孩	(386)
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	(389)
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儿	(400)



金黄的宝贝

一名鼓手的妻子来到教堂。她看见新的祭坛上有许多画像和雕刻的天使安琪儿，布上的画像套着颜色、罩着光圈，非常美；那些着了色、镀了金的木雕像同样也是那么美。他们的头发像金子，更像阳光，十分可爱。不过，上帝的太阳光比这还要可爱得多。当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，她停留在苍郁的树丛中，显得更亮，更红。能够直接看到上帝的面孔是非常幸福的，鼓手的妻子就是在直接望着这个红彤彤的太阳，她陷入了深思。她一想起鹳鸟将会带来的那个小家伙，马上就变得异常高兴起来。她瞧了又瞧，真希望她的小孩子也能带来这样的光辉，至少也要像祭台上一个发着光的安琪儿。

当鼓手的妻子把抱在怀里的一个小孩子举向爸爸的时候，他的样子可真像教堂里的一个安琪儿。孩子也长了一头的红发，就像是落日的余辉真的降临在他的头上了。

“我的可爱的金黄的小宝贝，我的财富，我的太阳！”母亲一边激动地说，一边吻着他闪亮的卷发，她的吻就像鼓手房中的音乐和歌声，里面有欢乐，有生命，有运动。鼓手欢乐地敲了一阵鼓———阵欢快的鼓声。这只火警鼓发出声音说：

“红头发！小家伙长了满头红头发！请相信鼓儿的皮，不要相信妈妈讲的话吧！咚——隆咚，隆咚！”

城里所有的人都讲着同火警鼓一样的话。

这个孩子到教堂里去接受了洗礼。至于他的名字，当然没什么话可说，叫他“彼得”。全城的人，就连这个鼓儿，都叫他“鼓手的那个红头发的孩子彼得”。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的母亲，吻着他的红头发，把他叫“金黄的宝贝”。

许多人都在那高低不平的路上或在那粘土的斜坡上刻上自己的名字，以作纪念。

“能够扬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！”鼓手说。于是，他便把自己的

名字与小儿子的名字也刻了下来。

燕子飞来了，它们在长途飞行中见到过更耐久的字刻在石壁上，刻在印度庙宇的墙上。那些强大的帝王的丰功伟绩以及不朽的名字是那么古老，现在，没有谁能认得清，更无法把它们念出来。

真是赫赫声名！永垂千古！

燕子在刻有字的路的洞里筑了巢，在斜坡上挖出一些洞口。一阵急雨之后，那些名字被冲洗掉了，当然鼓手和他小儿子的名字也被冲洗掉了。

“不管怎样，彼得的名字也保留了一年半！”父亲说。

“真是个傻瓜！”火警鼓心里想。但是它却只能说：“咚，咚，隆咚，隆咚！”

这个鼓手的红头发的儿子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快乐的孩子。他有一副好歌喉，他会唱歌，而且唱得悦耳动听，和森林里的鸟鸣一样好听。他的声音里似乎有一种调子，但又似乎没有。

“他唱得如此好，应该能成为一个圣诗班的孩子！”妈妈说，“他可以站在同他一样美的安琪儿的下面，在教堂里唱歌！”

“简直就是一头长着红毛的猫！”城里的一些很富有幽默感的人说。火警鼓儿是从邻居家的主妇那儿听到了这句话的。

“彼得，不要回到家里去！”街上玩的野孩子大喊道，“如果你睡在顶层楼上，顶层一定会起火，火警鼓也就会敲起火警来。”

“请你小心鼓槌！”彼得说。

别看彼得的年纪小，他可不示弱，勇敢地向前一扑，用拳头在离他最近的一个野孩子的肚皮上打了一下，这家伙站立不住，倒下来了。其他的孩子们一看情况不妙都飞快地逃了。

城里的乐师是皇家一个管银器的人的儿子，他是一个非常文雅的人，在城里很有名望。他非常喜欢彼得，时常把他带到家里，教他学习拉提琴。艺术仿佛是天生生长在这孩子的手指上的。他希望彼得做比鼓手大一点的事情，希望彼得代替他成为城里的乐师。

“我想当一个士兵！”彼得说。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孩子，他仿佛觉得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背着一杆枪齐步走：“一、二、一！一、二、



—！”而且能穿上一套制服和挂上一把剑。

“啊，你应该学会听鼓皮的话！咚，咚，隆咚，隆咚！”鼓儿说。

“是的，希望他能步步高升，成为将军！”爸爸说，“但是，要想做到这一点，那就非发生战争不可！”

“可千万别有战争，愿上帝阻止吧！”妈妈说。

“我们可不会有任何损失啊！”爸爸说。

“会的，我们会损失掉我们的孩子的！”她说。

“可能他回来后已成为一个将军了呢！”爸爸说。

“可能会断了手，没有腿！”妈妈说，“不，我要一个完整的金黄的宝贝回到我身边。”

隆咚！隆咚！火警鼓也响了起来。战争真的发生了。士兵们都出发了，鼓手的儿子也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战斗。“红头发，金黄的宝贝！”妈妈哭着喊着他的名字。爸爸在梦中梦到他真的“成名”了。只有城里的那个乐师认为这孩子不应该去参加战斗，而应该呆在家里学习音乐。

“红头发！”士兵们这么喊他，彼得只是笑。但是他们中也有人把他叫“狐狸皮”，他就紧闭双唇咬着牙齿，把眼睛转向别的地方，他看那个广大的世界，他不理睬这种讥讽的话语。

这孩子的性情非常活泼，勇敢，富有幽默感。一些比他年纪稍大些的兄弟们都说，他的这些特点是行军打仗中像水壶一样重要的最好的“武器”。

有许多夜晚，他不得不睡在广阔的天空下，全身被雨和雾打得透湿，他的幽默感却并不因为这而消失。鼓槌敲着：“隆咚——咚，大家快起床！”是的，他天生就是一个鼓手。

这是一个战斗的日子。太阳还没有出来，而晨曦已经微露，空气是冷的，可是战争却打得火热。空中弥漫着层雾，而火药气比雾还要重。枪弹和炮弹掠过脑袋，或者穿过脑袋，穿过身体和四肢，尽管这样，大家依旧向前进。士兵们有的倒了下来，太阳穴流着血，面孔惨白得像粉笔灰一样。这个小小的鼓手还是保持着他的健康的肤色，他没有受一点伤，他只是带着愉快的面容瞧着团部的那只狗——它在小鼓手面前跳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它真的不知道战争的残酷，好像这一切是为了让它消遣。

而发生，所有的子弹都是为了让它感到好玩才飞来飞去似的。

冲！向前进！冲！这是鼓儿接到的命令，而这命令是不能收回来的。不过，士兵们是可以后退的，而且这样做也许可能还是聪明的做法呢。当我们小小的鼓手在敲着“冲！向前进！”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命令，而士兵们是必须服从这个鼓声的。这是很好听的一阵鼓声，是一阵催人向前的鼓声，也是一个走向胜利的号召，虽然士兵们已经有点支持不下去了。

这一阵鼓声让许多人丧失了生命和肢体。炮弹把血肉之躯炸成了碎片；炮弹也把草堆给烧掉了，伤兵们本来可以拖着艰难的步子到那儿躺上几个钟头，也许会在那儿躺一生。想残酷的战争有什么用呢？可是人们却不得不想，哪怕是住在离此地很远很远的和平城市里的人们也不得不想。那个鼓手和他的妻子就在想着这事情，因为他们的儿子彼得在战争。

“这种牢骚我听得厌烦透了！”火警鼓说。

又是一个作战的日子。太阳依旧还没有升起来，可是已经是早晨了。鼓手和他的妻子正在熟睡中——他们几乎一整夜都没有合上眼，直到将近早晨才睡着。他们谈论着他们的孩子，现在在战场上、“在上帝手中”的孩子。父亲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战争已经结束，士兵们都回到各自的家里，彼得的胸前挂着一个银十字勋章。而母亲却梦见她到教堂里去，看到了那些画像，那些雕刻的、金发的天使安琪儿，也看到了她亲生的儿子——她心爱的金黄的宝贝——就站在一群穿白衣服的安琪儿中间，唱着同安琪儿唱的一样动听的歌。于是，他同安琪儿一起向太阳光飞去，并和善地对妈妈点着头。

“我的金黄的宝贝！”母亲大叫了一声，就醒了。“我们的上帝把儿子接走了！”她边说，边合起双手，把头藏在床上的布帷幔里，痛哭起来。“他现在安息在什么地方了呢？是不是在人们为那些死者挖的那个大坑里面？也许他躺在沼泽地的水里了呢！谁都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儿，谁都不曾在他的坟墓前念过祷告！”于是她的嘴里就隐约地念出主祷文来。她低垂着头，她是那么地困倦，便昏昏地睡了过去。

日子在清醒时，在梦里，一天一天地过去！



现在已经是黄昏时节。战场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彩虹，它挂在森林和那低洼的沼泽地之间。在民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传说：凡是彩虹接触到的地面，它的底下一定埋藏着宝贝——金黄的宝贝。现在这儿就有一件这样的宝贝。除了他的母亲以外，谁都不会想到这位小小的鼓手。

日子在清醒时，在梦里，一天一天地过去！

他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在战斗中受到损害。

“隆咚！ 隆咚！ 他来了，他来了！”火警鼓儿这样说，如果妈妈看见他或梦见他的话，也可能是这样唱。

在一片欢呼和歌声中，士兵们带着胜利的绿色花环回到了家，因为战争已经结束，和平来到了。团部里的那只狗在大家面前一个劲儿地跳舞，围着士兵们团团转，把路程弄得比原来要长三倍。

许多个日子、许多个星期过去了。彼得终于走进爸爸和妈妈的房间里。他的肤色变成了棕色，像一个野人一样；眼睛发亮，像太阳一样射出光来。妈妈把她的金黄的宝贝紧紧地拥在怀里，吻他的嘴唇，吻他的眼睛，吻他的红头发。她又重新获得了她的孩子。虽然他没有像爸爸在梦中所看见的那样，胸前挂着银质十字章，可是他的四肢完整，这正是妈妈在梦里不曾梦见过的。他们欢天喜地，他们笑着，他们哭着。彼得拥抱着那个古老的火警鼓。

“这个老朽依然在这儿没有动！”他说。

于是，父亲就在它上面敲了一阵子。

“好像这儿发生了大火灾似的！”火警鼓说。“屋顶上着起了火，心里烧起了火！ 金黄的宝贝！ 烧呀！ 烧呀！ 烧呀！”

后来怎么样了呢？后来怎么样了呢？——那就问问这城里的乐师吧。

“彼得已经长得比鼓还大了，”他说，“他还要长得比我还大。”不过，乐师花了一生的时间所学到的东西，彼得用了半年就全学会了。

他具有某种勇敢、真正善良的气质。他的眼睛闪着光辉，他的头发也同样闪着光辉——谁都不可否认这一点！

“彼得应该把头发染一染才好！”邻居的一位主妇说，“警察的那位

千金就这样做了，而且她的效果不错，她立刻就订婚了。”

“不过，没过多久，她的头发马上就变得像青浮草一样绿，所以她得经常染！”

“她可有的是钱！”邻居的主妇说，“彼得也能办得到。他和一些有名望的家族有交往，他还认识市长，并且还教洛蒂小姐弹钢琴呢。”

他居然能弹钢琴！他能弹出发自他的内心的、最动听的、还不曾在乐谱上写过的音乐。他在明朗的月夜里弹，也在黑暗的夜里弹。邻居们和火警鼓都说：这可真让人吃不消！

他弹着，不停地弹着，一直弹到他的情绪变得激昂起来。他为自己定下未来的计划：成名！

市长先生的洛蒂小姐坐在钢琴旁边，她纤细的手指在键上灵活地跳跃着，乐声在彼得的心里引起了共鸣，这远远超过了他心里的承受力。这种情形不仅仅发生过这一次，而是发生了许多次！最后终于有一天，彼得捉住了洛蒂小姐那只漂亮而纤细的手指并吻了一下，然后用深情的目光朝她那对棕色的大眼睛望着。只有上帝知道他想要说什么话。但是，我们能够猜得到。当彼得吻了她的手一下的时候，洛蒂小姐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，一直红到脖子根，她一句话也不说。这时，来了一些彼得不认识的客人，其中的一位是政府高级顾问官的少爷。他有宽阔的、光亮的前额，而且他一直都把头抬得那样高，几乎都要仰到脖子后面去了。彼得同他们一起坐了很长时间，洛蒂小姐一直含情脉脉地望着他。

那天晚上，彼得在家里谈起广阔的世界，谈起了在他的提琴里藏着的金黄的宝贝。

“成名！”

“隆咚，隆咚！”火警鼓说，“彼得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我想这屋子一定要起火了。”

第二天，妈妈从市场上回来后，说：“彼得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！市长先生的洛蒂小姐同一个高级顾问官的少爷订婚了，他们是昨天订的婚。”

“什么！我不相信！”彼得大声说，同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妈妈坚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持说：“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是从理发师的太太那儿听来的，而理发师是听见市长亲口说的。”

彼得的脸色变得像死尸一样惨白，缓缓地坐了下来。

“我的老天爷！你这是为什么？”妈妈不解地问。

“好，请你不要管我了！”他说。眼泪无法控制地沿着他的脸上流了下来。

“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的金黄的宝贝！”妈妈说着，也跟着哭了起来。不过，火警鼓儿却在唱，当然没有唱出声音，只是在心里唱。

“洛蒂死了！洛蒂死了！”

现在这支歌也结束了！

这支歌并没有结束。它里面还会有许多词儿，许多很长的词儿，许多最美丽的词儿，就像生命中的金黄的宝贝。

“现在她简直就像是一个疯子！”邻居的主妇说，“大家都来看看她，读一读她的金黄的宝贝的来信，读一读报纸上关于彼得和他的提琴的记载，他还常寄钱给妈妈，她非常需要，因为她现在已是一个寡妇。”

“现在彼得为皇帝和国王演奏！”城里的乐师这样说，“我可没有这样的幸运。不过，他是我的学生，他是不会忘记我这个老师的。”

“爸爸曾做过这样的梦，”妈妈说，“他梦见彼得戴着银十字勋章从战场上回来。而他在战争中没有得到它，他现在得到了荣誉十字勋章，这可比在战场上难得多。要是爸爸仍然活着，看到现在的彼得取得了成就，该是多么高兴！”

“成名了！”火警鼓说，城里的人也这样说。他们曾亲眼见到过的，小时候拖着一双木鞋跑来跑去，后来又成为一名鼓手为跳舞的人奏乐的彼得，现在成名了！就是那个鼓手的红头发的儿子彼得成名了！

“在他没有为国王拉琴之前，他就已经给我们拉过了！”市长太太说，“那个时候，他是很有抱负的，既大胆，又荒唐！我的丈夫听到这件傻事的时候，曾经开怀大笑过！他非常喜欢我们的洛蒂，可现在我们洛蒂已经是一个高级顾问官的夫人了！”

这个穷家孩子的心里深藏着一个金黄的宝贝。他，作为一个小小的鼓手，曾经敲起：“冲！向前进！”的鼓声，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几乎要撤

退的人来说，这是一阵胜利的鼓声。这个穷家孩子的胸怀中有一个金黄的宝贝。声音的力量在他的提琴上爆发，就好像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风琴，就好像仲夏夜的小妖精拨弄着它的弦跳舞似的。人们能在它的乐声中听出画眉的歌声和人类的清脆声音。所以，彼得的乐声使得每一颗心为之狂喜，同时他的名字在整个国家里闻名。

“他真是可爱至极！”少妇们说，老太太们也这样说。她们之中有一位最老的妇人得到了一本收藏着名人头发的纪念簿，她很想向这位年轻的提琴家求得一小绺浓密而美丽的头发，就是那个宝贝，那个金黄的宝贝。

彼得回到鼓手的那个十分简陋的房间里，他英俊得像一位王子，欢乐得像一个国王。他的眼睛是闪亮的，他的面孔像太阳。他紧紧地拥抱着他的母亲。母亲亲吻着他温暖的唇，高兴得哭成了泪人。彼得抚摸着房间里的每件旧家具，频频点着头，对装茶碗和花瓶的碗柜也点点头，他对那张他小时曾在那上面睡过的睡椅点点头。最后，他把那个古老的火警鼓拖到屋子的中央，对妈妈说：

“如果爸爸在，在今天这样的场合，他可能会敲上一阵子的！现在由我来敲了！”

于是，彼得就在鼓上敲起一阵震天动地的鼓声。火警鼓感到是那么地荣幸，连它上面的羊皮都高兴得裂开了嘴。

“他可真是一个击鼓的神手！”火警鼓说，“我将会永远记住他的。我想，他的母亲也会为他自豪，为有这宝贝而高兴得笑破了肚皮。”

这就是那个金黄的宝贝的故事。



柳树下的梦

却格这个小城市座落在一个美丽的位置——海岸的旁边。如果它不是因为周围全是平淡无奇的田野，并且离森林很远，它在人们心目中也许还要更可爱。但是，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真正住习惯了的时候，即使你走到世界上别的最可爱的地方，你总是想起它某些可爱的东西，还会怀恋它的。在这个可爱的小城市的外围，在一条流向大海的小河的两岸，有几个简陋的小花园，这里的夏天的风景是很迷人的。克努得和约翰妮两个小邻居，更是喜爱这美丽的夏天。他们在那儿一起玩耍，常常穿过醋栗丛彼此约会。

小花园里长着一棵接骨木树；另一个小花园里长着一棵老柳树。克努得和约翰妮特别喜欢在这株柳树下面玩耍，他们也得到了许可可以到这儿来玩。这柳树长在溪流的旁边，他们很容易落到水里去。不过，上帝正用眼睛注视着他们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就可能会弄出乱子，更何况，他们自己也是相当谨慎的。可实际上，那个男孩子是一个怕水的懦夫，在夏天里别的孩子都喜欢在海浪里嬉戏，可没有谁能劝动他，让他走下海去。于是，他便成了一个常被别人讥笑的孩子，他也只好默默忍受。不过，邻家的那个小小的约翰妮有一次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她自己驾着一只船，航行在却格湾。克努得涉水向她走来，水刚开始淹到他的脖子，最后水越过头顶，淹没了他整个人。自从克努得听到了约翰妮所做的梦的时候起，他就再也无法忍受别人把他叫做怕水的懦夫。他同别人时常谈起约翰妮所做的这个梦，这成了他的一件很得意的事情，可是他依旧不愿意下水。

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穷苦的人，时常互相拜访。于是，克努得和约翰妮能够经常在花园里和公路上玩耍。公路两边沿着水沟长着一排柳树。这些柳树并不十分漂亮，它们的顶部都剪秃了，它们栽种在那儿并不是为了装饰，而是为了实际的用处。相比来说，花园里的那棵老柳树要漂亮很多，他们非常喜欢坐在它的下面。

却格城里有一个很大的市场。在市集的日子里，整条街道布满了篷摊，缎带、靴子和人们所想要买的一切东西在这里都有出售。来这儿的人很多，显得这里拥挤不堪，天气却经常总是在下雨。往往在这时你就能够闻得到农民衣服上所发出来的一股气味，你同时可以闻到姜饼的香气——有一个篷摊子里摆满了这些待售的东西。令小克努得高兴的事情是，每年在市集的时候，那个卖蜜糕的人总是寄住在小克努得的父亲家里。因此，他们自然而然能尝到一点美味的姜饼，当然，小约翰妮也能分享到一点。而最高兴的事情是，那个卖姜饼的人会讲许多故事，他可以讲关于任何一件东西的故事，甚至关于他的姜饼的故事。一天晚上，他就讲了一个关于姜饼的故事。这故事给两个孩子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想我们也应该好好地听听它，何况这个故事也并不是很长。

他娓娓道来：“柜台上放着两块姜饼。一块做的是一个男子的模样，戴一顶礼帽；另一块是一个小姑娘，戴的不是帽子，而是一片金色的叶子。他们的脸都是在饼子朝上的那一面，好让人们一眼就能看清楚，不至于弄混。的确，谁都不会从反面去看他们的。男子的左边有一颗苦味的杏仁，这就是他的心，姑娘的全身都是姜饼。他们是作为样品被摆放在柜台上的。他们在那里面呆了很久，最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爱情，可是谁都没有说出口来。如果他们想得到一个什么结果的话，他们就应该说出来才对。

“‘他是一个男子汉，他应该首先开口的。’姑娘这么想。

“不过，她仍然感到很满意，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他是同样地爱她。

“他的想法确实是有点过分——男子一般都是这样——他梦想着自己是一个有生命的街头孩子，身上带着四枚铜板，把这姑娘买过来，一口吃掉了。

“就这样，他们在柜台上躺着，一天一天过去了，一个一个星期过去了，终于他们变得干了。姑娘的思想越变越温柔，越变越女孩子气。

“‘我能同他在柜台上躺在一起，已经很满足了！’她想。于是，砰的一声，她裂成两半。

“‘如果她知道我是爱她的，也许她还可以活得更久一点！’男孩



想。”

“这就是那个故事。他们两个人现在就在这儿！”姜饼老板说，“就他们的历史和他们没有结果的沉默的爱情来说，他们真是了不起！现在，我把他们送给你们吧！”于是，他把那个还是完整的男子送给了约翰妮，把那个已碎裂了的姑娘送给了克努得。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们，他们一点也没有勇气把这对恋人吃掉。

第二天，他们带着姜饼来到了却格公墓。教堂的墙上长满了茂盛的常春藤，无论冬天和夏天它都悬在墙上，简直像是一张华丽的地毯。两个孩子把姜饼放在太阳光中的绿叶里，然后把这个没有结果的、沉默的爱情故事讲给一群小孩子听。这就叫做“爱”，因为这故事很可爱。所以，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赞同。讲完故事后，当他们回头看看这对姜饼恋人的时候，哎呀不好了，一个存心捣蛋的大孩子已经把那个碎裂的姑娘吃掉了。孩子们大哭了一通后，大概是不让那个男恋人一个人呆在这世界上感到寂寞，他们把他也给吃掉了。虽然吃掉了姜饼恋人，可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忘掉这个故事。

孩子们经常在接骨木树旁和柳树底下玩耍。那个小约翰妮用银铃般的声音唱着最动听的歌，可是克努得却没有唱歌的天才，他只是知道歌中的一些词句，这算是不错了。当约翰妮在歌唱的时候，却格的居民，甚至是铁匠铺的老板娘，都静静地站着听。“那个小姑娘有一个甜美的声音！”她说。

这是人生最美丽的季节，可是不能永远都是这样。小约翰妮的妈妈已经去世了，她的爸爸打算迁到京城里去，重新娶一个太太，因为他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，他在一个机关里当个送信人，这可是一个收入颇丰的差使。他们准备搬走了，两个邻居流着眼泪分手了，孩子们哭得很伤心。于是，两家的老人答应一年最少通信一次。

克努得长大了，成了一个鞋匠的学徒，他已经受过了坚信礼，一个大孩子不应该再把日子荒废下去了。

啊，他是多么希望能在一个节日到哥本哈根去看看约翰妮啊！虽然它离却格只不过70多里地的路程，可他没有去，他从来都没有到那儿去过。当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克努得总是到海边从海湾向远望去，可以

遥遥看到塔顶；在他接受坚信礼的那天，他还清楚地看见圣母院教堂顶上发着闪光的十字架呢！

啊，他是多么怀念约翰妮啊！她也许还记得他吧？是的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约翰妮的父亲给克努得的爸爸和妈妈寄了一封信。信上说：他们在哥本哈根生活得很好，尤其是约翰妮，因为她有优美的声音，她可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。她经常去演出，并同一个歌剧院签订了合同，而且已经开始赚到钱。现在她从她的小小的收入中节省下一块大洋，寄给她曾住过的却格的亲爱的邻居过这个快乐的圣诞节。在信的“附言”中约翰妮亲自写了一笔，请他们喝上一杯祝她健康的酒，还有：“向克努得亲切地致意。”

看过信后，一家人全都哭了，然而，这是件高兴的事，他们所流出来的是愉快的泪水。每时每刻，克努得思念的都是约翰妮，现在他知道约翰妮也在想念他。当他即将学完手艺的时候，他就很清楚地发现自己爱上约翰妮了。他心里一直在想，她一定得成为我的亲爱的妻子。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，他的嘴唇上就露出一丝微笑。于是，他做鞋的速度也就加快了两倍，用脚紧扣着膝盖上的皮垫子。就连锥子刺进了他的手指，他都不太在意。他暗自下决心，一定不要像那对姜饼一样，扮演一对哑巴恋人的角色，这是他从那个故事里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教训。

现在，他终于成了一个有手艺的皮鞋师傅。他打好了他的背包，有生以来第一次，他终于要去哥本哈根了。他已经在那里联系好了一个主人。啊，一想到能马上见到约翰妮，克努得异常兴奋。他想，约翰妮一定也会感到非常奇怪和高兴的！她现在已经17岁了，而他也已经19岁了。

当克努得在却格的时候，他就很想为约翰妮买一个金戒指。不过他想，他可以在哥本哈根买到更漂亮的戒指。于是，他告别了父母，在一个深秋里下雨的天气，克努得在微微的细雨中动身了。树上的叶子在簌簌落下，当他到达哥本哈根新主人家里的时候，他已经全身湿透了。

在他到达后的一个星期日，他前去探望约翰妮的父亲。他穿上一套手艺人的新衣服，戴了一顶却格的礼帽——这身打扮与现在的克努